

儿童文学中的人性表达

□刘东



刘东,鲁迅文学院第六届中青年作家研修班学员。现任大连市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镜宫》(无限接近的城市)等7部,小说集《轰然作响的记忆》《快闪异族》等5部,长篇童话《称心如意秤》等两部,长篇科学文艺《大自然的奥秘》等。曾获得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数十项国家及省市级奖励。担任多部大型动画片的编剧工作。

作为一名作家,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时常会想到或者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文学到底是做什么用的?文学最本质的特性到底是什么?伟大的司汤达曾经说过,文学家们就像厨师,为读者们奉献出丰富多彩、各色各样的美味,酸甜苦辣咸,百味杂陈。但其这些美味的主料只有一种,那就是人性。

我很赞成这个观点。在我看来,文学就是人性。无论文学的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如何多种多样,花样百出,其最本质最重要的内核永远是对人性的追问、探索、解密和表达。但是与此同时,我的内心也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疑问和困扰:文学的主料是人性,那么儿童文学的主料呢?其实这本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儿童也是人,儿童文学也是文学,儿童文学的主料当然也是人性。但在我国的儿童文学界,或许是因为人性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或许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致使“人性”这个概念似乎很少在儿童文学创作中被提及和重视。换句话说,我们的儿童文学所表现的人性其实是比较片面的,往往是被装饰过的,被美化了的,甚至是虚假的。往往只片面地表现人性的善与美,而对人性中的丑与恶讳莫如深。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孩子们的认知和认知能力有限,不恰当地表现人性的丑与恶有可能会误导他们。许多年来,这种观点一直被主流社会和主流创作界所认同。

这使我想起了一个很有名的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影片中的父亲圭多和儿子乔舒亚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被纳粹抓进了集中营。圭多不愿意让儿子幼小的心灵从此蒙上悲惨的阴影。在惨无人道的集中营里,圭多哄骗儿子这是在玩一场游戏,遵守游戏规则的人最终能获得一辆真正的坦克回家。天真好奇的儿子对圭多的话信以为真,他多么想要一辆坦克车呀!为此,乔舒亚强忍了饥饿、恐惧、寂寞和一切恶劣的环境。圭多以游戏的面目伪装了残忍的现实,让儿子的童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后来历经磨难的多多惨死在德军纳粹的枪口下,却成功地保护了儿子。乔舒亚从铁柜里爬出来,站在院子里,这时一辆真的坦克车隆隆地开到他的面前,上面下来一个美军士兵,将他抱上坦克。这部电影所表现出来的的人性光辉令人震撼,似乎也与我们儿童文学创作中的一些看法和选择不谋而合。但是电影只是电影,不是现实。就算现实不似集中营那样残酷,却比集中营更复杂更多面。这种保护虽然出自于人性美好的一面,但往往是一厢情愿的,也是徒劳的。所谓可以一时,无法一世。

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随着信息传媒的普及和多样性,随着孩子们拥有社会属性的年龄越来越小,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属性越来越鲜明越来越强烈,我们的儿童文学对人性多面性和复杂性再一味地只管躲避和无视显然不是办法,甚至意味着某种职能和责任的缺失。我更认同的做法,

是以文学的恰当的方法让孩子学会面对现实,面对面对现实中复杂的人性。只有面对,才有机会了解;只有了解了,才能正确地理解;只有正确地理解了,才能正确地选择,才能健康地成长。

另外,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吁,要让中国的作家和作品走向世界,儿童文学也是一样。但是,客观地讲,现在我们儿童文学的输入和输出是不成比例的,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有人可能认为,这是由于文化和传统的差异造成的。但是仔细想想,这种理由并不能成立。这种文化和传统的差异是双向存在的,为什么国外的许多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可以成为我们的经典,而我们的作品却不呢?原因当然很多,而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作品中缺少可以跨越这种差异的东西,比如说,对人性的挖掘和表现。人性是共通的,人性的表达是不受文化和传统差异影响的,也是最容易被最广泛的人群所接受的。

如何用儿童文学的手段,让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正确地了解和认识人性的本质、人性的复杂性,这是我们这些儿童文学作家所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

关于儿童文学对人性的表达,我一直在努力尝试。这里举一个例子。我曾写过一部中篇小说《快闪异族》,发表在上海的《巨人》上。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个人类和一个精灵。说实话,我很少写精灵之类的事情,因为儿童文学作品中,这类作品太多,在我看来,再写就是重复。而我的创作个性中,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重复。但是后来我写了这个中篇,因为我发现了一个我在以前看到的精灵故事中没有看到的、没有被写作者重视的一个角度或者说节点。故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男生喜欢上了一个女生,而这个女生是一个精灵。女生的精灵家族警告女生,不要轻易尝试与人类进行密切的交往,如果一定要交往,也绝对不要让他们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但是精灵女生不以为然,并不想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她认为她和男生的感情完全可以超越两个种族之间的差异。最终,他们的感情以悲剧收场,而造成悲剧的最根本的原因,恰恰就是人类本性中对异族的怀疑,不信任。而这种对异族的怀疑和不信任,追根溯源,其实是基于人类自身的不安全心理和信任危机。而这种心理和危机,在可预见的未来是难以缓解的,因为这是人性中固有的东西。想要缓解甚至超越这种心理和危机,则需要整个人类从各个方面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更高的境界。

当然,儿童文学中的人性表达对我而言,是一种复杂而且艰辛的探索和实践,而且,我现在也仅仅是明确了一个方向。但我相信,一旦你真正可以直面这个课题,并且把其不断地、深入地融入到你的创作实践中,你就有可能在儿童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看到更多更美丽的风景。

■印象

我家有位作家刘东

□红梅

认识刘东以后,就一直在看他的作品。可以说,读他的小说,让我更快地更多地了解了他这个人。不过,那时候阅读他的作品,并没有增强我跟他继续交往的决心,而是反过来,有所消弱。因为我看的第一部他的作品,就是那部《轰然作响的记忆》。在我这个普通的阅读者看来,那样的文字太冷峻也太沉重,让人看后不由得会感到心情压抑。而压抑的心情对谈恋爱显然没有什么帮助。好在,生活中的刘东总是阳光灿烂的,是个不折不扣的乐观主义者,而且很善于把乐观的心情传达给他身边的人。

结婚以后,我就一直是他的第一个读者。这是我在结婚之前曾经争取过,但没有争取到的“待遇”。据说,每一个写作者都会有自己的一些习惯。原本他的习惯是,作品在没有发给编辑,没有变成铅字之前,从不示人。我曾经问过他,这是不是跟很多女生,在没有化好妆之前绝不会出来见人的道理是一样的,结果他却毫不客气地嘲笑了一番。我不服气,并不以为我的比喻有什么不妥。刘东说,这当然不同。化了妆的女生展示给世人的,不过是一副“肤浅”的妆容;而一个作家的作品展示给世人的,是绝对深刻并且真诚的灵魂。妆容的成败只取决于看上去的美与丑;而作品的成败,则取决于读过之后,可以与多少灵魂相连相通。所以,没有最终完成的作品拿出来示人,更像是把一枚没有孵化完全的蛋打碎了,然后还以为看到的是一只真正的雏鸟。

我说不多说什么,只好放弃。但我一直坚持要做编辑之前的第一个读者,直到婚后才终于如愿。每次先睹为快之后,我也会说一些感触,提一些意见给他。偶尔他会接受,但更多的时候,对我的意见不以为然。如果我不坚持,他也不会说什么;如果我认真追究,他就会说出他的理由。而结果就是,我总会被他的理由所说服,并且由此发现一些我在最初的阅读中没有读到的东西。

从骨子来说,刘东是个很骄傲的家伙。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看上去越来越低调越来越“中庸”了,但在我看来,他的那些锋芒不过是收进了心里而已。他是个内心骄傲而强大的人,自我控制和自我调适的能力很强,但又并不愿意时时事事都刻意地控制和调适自己。用他的话说,适当地“放开”有利于身心健康。这就跟经济调控的松松紧紧,有张有弛是一个道理。在他眼里,我只是他的一个读者而已。作为夫妻,我们在生活上感情上精神上都是平等的,但说到他所从事的写作专业,他拥有不容置疑的强势。所以,这回他突然请我来写他,让我很意外。追问之下,他只好说了实话:时间有点

紧,找别人不太方便。这个家伙,原来如此!

尽管一起生活了许多年,可我毕竟不是作家,冷不丁还真不知道该如何说起。去问问刘东,他又端着架子,说,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吧。

认识刘东之前,我跟绝大多数人一样,觉得作家是一些很奇怪的人。不过说实话,生活中的刘东一点也不奇怪。我曾经问过他,人家都说,作家都习惯于特立独行,你好像并不是那样的。刘东说,在生活中特立独行的人,往往会给自己和别人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困扰,在他看来,那并不是作家必有的“特质”,也不是真正聪明的表现。他所追求的作家的“个性”,一定要体现在作品中,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他努力要写出特立独行的作品,但在生活中,却更愿意做一个平凡的“随大流”的普通人,让自己和身边的人都放松都舒服一些。毕竟,写作不是生活的全部,而你首先是一个生活着的人,然后才是个写作者的人。

不过刘东到底是个作家,有许多与常人不同的地方。他是个充满了悲悯之心的人。现实世界很残酷,许多年过40的人,心胸都会变得越来越硬,看世界的目光也会变得越来越冷漠。但刘东不同,虽然他的文字往往显得很冷静很理智甚至很严峻,但在这一切的表象背后,是他那颗永远也不会改变的悲悯之心。生活中的刘东很少流泪,一些时候,他甚至已经能够感受到他内心世界里所遭受的巨大的冲击和痛苦,但却依然看不见他流出一滴眼泪。我有时也会劝他,心里太难受的时候就哭出来吧,不然会憋出病的。他却摇摇头,说,“换了别人也许会哭的,而我不会。你忘了,我是作家,我会把一切都写出来的。”

刘东另一个不同于常人的习惯,就是喜欢思考。我曾经跟他讨论过,作家最重要的素质到底是什么?是超强的文字表达能力,还是超强的编故事的能力?他说,都不是,是作家的思想。在他看来,真正的作家其实并不是靠“卖文为生”,或者靠故事为生的,而是靠贩卖自己的思想,而文字和故事不过是那些思想的载体而已。

当然,作家刘东也有许多常人所有的缺点和毛病,比如说,脾气急躁。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路怒症”。一个有个性有思想温文尔雅的作家,一旦开车上路了,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开快车、按喇叭、为这事,我少说,可收效甚微,后来他自己想了个办法,一开车,就播放那种平和舒缓的音乐。看上去,似乎效果不错。不过,这种效果是不是真的能一直持续下去,还真不好说。

刘东的儿童文学创作:对成长的想象与发掘

□李东华

刘东从1995年在《文学少年》发表短篇小说《刘东·孩子·魂斗罗》开始,至今已经出版和发表了各类儿童文学作品350万字左右。1996年《儿童文学》杂志刊登了他的短篇小说《孤独有脚》《悲伤无痕》,引起了读者的注意。随后,他于1997年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轰然作响的记忆》,2004年推出长篇童话《称心如意秤》,2008年出版长篇小说《无限接近的城市》,2010年推出长篇科幻小说《镜宫》,2014年出版长篇小说《双拼宝贝》。在众声喧哗的儿童文学创作群体中,刘东不是爱热闹的人,相反,他的性格和气质有些沉默和内向,然而,他让我想起他的小说名字《轰然作响的记忆》中的“轰然作响”一词,我觉得这个词用在他的身上是很恰当的——“轰然作响”意味着曾经的沉默以及在沉默中出人意料地发出响亮的引人注目的声响,刘东的创作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他不跟风、不着急,总能在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拿出一部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他的《轰然作响的记忆》是这样的,他的《镜宫》也是这样的。在这个浮躁的一切都追求快节奏的时代,刘东的这种不声不响、耐得住寂寞、坚守着自己的创作理念的创作姿态,就显得特别的难能可贵。因此,在我看来,刘东也有一点独行侠的味道,在儿童文学界是一个独具一格的存在。

打开青少年成长中的沉默地带

刘东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童话,都执著地关注少年儿童的心灵成长,尤其是在成长小说的写作方面,他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让他在儿童文学界拥有了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关于成长小说,巴赫金在《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一文中作了系统阐述:“它塑造的是成长中的人物形象。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构建,时间进入了人的内部,进入了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这一小说类型从最普遍的含义上说,可称为人的成长小说。”刘东的成长小说正是这样的,他笔下的人物性格总是动态的,在不断成长,而人物性格的变化也总是情节不断前行的最大的推动力,因而他的小说结构总能够和人物成长融洽地对接在一起,有一种跌宕起伏和逻辑严密的美感。

刘东的小说虽然故事性很强,但这并不是他的着力点,他的兴趣在于开启青春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以及这些秘密是如何成为了成长的节点,让青春就此不示人地拐了弯,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他一直努力用自己的作品

打开青少年成长中的沉默地带。这个“沉默”在这里有双层的含义,首先,在刘东的笔下,成长是有难度的,是艰辛的,而很多成长的秘密不为成年人所洞察,因而缺少情感的抚慰和精神的引领,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往往关闭了自己的心灵之门,变成了一种“沉默”的状态。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一直有诸多禁忌,不管现实生活中的青少年内心世界有多么动荡起伏、暗流汹涌,在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依旧是一片阳光灿烂。无论是有意或无意的粉饰还是无意的忽视,都造成了传统的儿童文学写作在这一领域的“沉默”。刘东打开了在传统儿童文学写作中往往止步不前的对青春成长中的沉默地带的发掘,他力图用文字照亮那些不可言说的童年和少年的精神世界里的幽暗角落。短篇小说《沉默》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篇。大学生林樾被同学们认为是沉默寡言到了像石头和混凝土的程度,然而他内心却埋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高中时他是个喜欢捉弄和嘲笑别人的人,因为他的爱开玩笑,失去了游泳池管理者的信任,当他的朋友宋长威不幸溺水失踪的时候,他求助于管理者,让他放干游泳池的水,管理者却不相信他的话,从而拖延了救助的时间,最后宋长威没能救活。好朋友的意外身亡让林樾从此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从像拼命乱叫的蛙和蝉变成了像石头一样沉默的人——他领悟了,然而这样的成长却是以朋友的生命和自己永远无法摆脱的内疚之情为代价的。

注重真实的小说写作

刘东的小说注重真实性。这一点在他的短篇小说集《轰然作响的记忆》中有着鲜明体现。这是一部采访小说集,由12个短篇组成。这些短篇从1998年到2004年长达7年的时间在《儿童文学》杂志上以头条佳作的位置连续刊出。作品题目均为两个字:《沉默》《颤抖》《长裙》《游戏》《孤旅》《死结》《房子》《蝴蝶》《朋友》《祸事》《契约》和《下课》。这是作者在这7年之中采访了十几位20岁出头的年轻人,请他们回忆自己在中学时代最刻骨铭心的真实事件,这个事件的经历是怎样改变了他们的一生,并在他们的人生路途上发出持久的回响。作者从珍贵而庞大的素材中选取了最不同凡响、最具青春典型意义的12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将其写成了一个系列的“采访小说”。“采访小说”让这些作品具有了非虚构的成分,这些小说所采取的叙事策略,固然缘于素材得自刘东的采访,这和他的记者身份有关。这种介于报告文学与小说之间的文体,曾经因其难以被文体归类而引起评论家们的热议,也因其形式的新颖和意蕴的深刻而在广大中学生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与关注。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刘东

是如此强调这些小说真实的一面,在每篇小说后面都附了采访手记,我想是因为他想强调,书中那些少男少女所面临的形形色色的困惑,他们的倾诉,不是缘于虚构,不是危言耸听,而确实是这些初涉尘世的少男少女们真实的经历和感受,由此,这些小说就更具有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刘东的独特发现还在于,那些被成年人认为根本不是个事的事情,在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的心灵天平上,可能分量很重。在短篇小说《颤抖》中,头一次坐飞机的晚晓晨在机场的洗手间里无意中看到两个外国女人拥抱在一起,这让她慌乱地奔逃,又不小心撞坏了旁边女人的手机,于是她的左手开始颤抖,父母带她去看精神科,没想到一件事情的结果居然成为另一个悲剧的起因,她看精神科的事情传到学校之后,旁人无端的猜测无疑是雪上加霜,最终晚晓晨在一个心理医生的引导下走出了精神的阴影。这个故事如同一个心灵标本一样让我们看到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会像蝴蝶效应一样在一个女孩的内心引发一场困扰她多年的精神风暴。

刘东的作品还充满了内省的气质和批判的审视,这种内省和审视甚至到了自我拷问的程度。内省和审视往往让他的目光不是停留在事情的表面,而是努力要寻找到事情的真相。在《沉默》的采访手记中,他这样写道:“在我看来,林樾的这个故事就像是一棵枝叶稀疏却形状独特的树,深入到土层下面细细地去触摸它的根须,远比为它的枝头挂上些绿叶更意味。”穿透皮相,直达本质,这是刘东小说的深度所在。在《沉默》中,刘东的反思没有停留在林樾的恶作剧所造成的悲剧这个层面上,他继续追问林樾喜欢恶作剧和讽刺挖苦他人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小说没有给出答案——小说的任务不是给出答案,而是引领读者去思考。

刘东开掘的这个地带有时候很难用“善”与“恶”、“对”与“错”去简单地盖棺定论,他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努力去开掘青春成长中难以把握难以命名的部分,因而他的作品就呈现了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少见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让迷茫的心灵找到出路

刘东的成长小说虽然关注了青春成长中残酷的一面,然而他的初衷依然是给这些处于迷茫中的心灵找到走出迷茫的路。总之,刘东的小说展现了这样一种努力,那就是人与人之间、儿童与成人之间、儿童和世界之间的种种关系,这些关系在初始的时候几乎都是紧张的,但历经一

段曲折的心路历程之后,这种关系将达成和解,与自己和解,与他人和解,与世界和解。

《镜宫》的主人公南海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父亲一直忙于生意,疏于对男孩子的照顾,充裕的物质生活代替不了对亲情的渴望。南海与父亲的关系是冷淡的、疏离的、不信任的,甚至是对抗的。故事就从一天深夜开始,南海偷偷地开走了父亲的别克轿车,带着自己喜欢的女孩羽琳一起上山看流星,下山时却发现轿车不翼而飞了。南海不敢回家,他选择了逃避,他来到一家网吧,在网吧里偶然地进入了一家名叫“镜宫”的人生交换网站。从此,他的生活一次又一次地被抛向了“别人的世界”。他变成了拳击手,变成了一个饭馆小老板,变成了重症病人……青春期正是一个人自我意识的确立和自我角色形成的关键阶段。在这部小说中,南海自我意识的确立是通过体验别人的生活来完成的。他渴望能躲进别人的生活,来逃避他面临的困境,然而,正是在别人的生活中,他发现每个人都有着无法回避的艰辛和磨难,甚至别人的苦难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以他人为镜子,照见的其实是他自己,最终,在别人的生活里,南海实现了对生命的更深层次的一次成长。

刘东所有的文学上的努力,在于指出成长的不易、理解的不易,然而他不畏艰难地要书写人心、书写人性,令人信服地发现了从隔绝到了解、从了解到理解、从理解到和解这样一个心灵过程。因而他的作品有一种外冷内热的气质。他总是努力帮助读者能够更好地完成自我的成长。他的作品的外在表情虽然是冷峻的,但我们依然能够在这种冷峻之下看到一颗炽热的滚烫的心。

刘东是一位文体意识很强的作家,他的文字呈现出一种男性的、硬朗的、冷峻的风格,同时,他的童话中也有热闹的、幽默的、轻松的另一风格。然而从整体上来说,他的文字是偏冷色调的。当然,这种冷不是冷漠的“冷”,而是冷静的“冷”,一种和一切肤浅的、热闹的、皮毛的东西保持距离的审慎的态度。

因而刘东的创作是有深度的,他的作品不是讨好和迎合读者,他总是和商业写作保持足够的警惕。这样的写作在以作品的销量论英雄的氛围中,也许是寂寞的,比如《镜宫》,我觉得这部小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凝视,它对中国成长小说写作的意义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就我个人感受而言,我依然期待着刘东能够沿着《轰然作响的记忆》《镜宫》这条路走下去,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属于他的独特发现,有属于他自己的独有的艺术价值。因为这样的作品是能够拓宽中国儿童文学的高度、厚度和深度的作品。



本专刊与鲁迅文学院合作